

把一切獻給黨

吳運鐸著

文学尖丛書

# 把一切献給党

吳运鐸 著

91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12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零售 0.25元 邮费在內 零售 0.25元 邮费在內 零售 0.25元 邮费在內

（附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（附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（附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## 前 言

《把一切獻給黨》是吳運鐸同志所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，描寫一個普通工人在黨的教育、戰友們的幫助、英雄事蹟的感染、鬥爭的實際鍛鍊中，成長為工人階級的优秀戰士。

吳運鐸同志是煤礦工人出身。他具有頑強的毅力和對黨無限忠誠的高貴品質。抗日戰爭時期，他接受了黨的教育，奔向抗日軍隊——新四軍，參加了革命。在革命根據地，他和同志們一起，刻苦鑽研，製造出各種類型的武器，建立了兵工廠。

書中真實而感人地表現了吳運鐸同志的共產主義思想品質：吳運鐸同志從來沒有製造過武器，但當組織上需要的時候，他毅然擔負起這項任務，白手起家，刻苦鑽研，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，造出了大砲、地雷和子彈。在戰火紛飛，敵機濫炸，

制造的砲彈可能爆炸，生命隨時受着威脅的情況  
下，吳運鐸同志毫不逃避，始終堅持工作，戰勝重  
重困難，完成緊急任務。他曾三次負傷，砸壞了左  
腿，炸斷了四個指頭，炸瞎了左眼，炸壞了右腿，全  
身負傷百餘處，但是他每次都戰勝了危險和死亡。  
他那種不避艱險，為了革命不惜犧牲自己的精神，  
真正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高貴的優秀品質。

書中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和革命的英雄主義  
精神，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義的作品。

編 者

# 目 录

童年.....	1
劳动的开端.....	13
在矿井里.....	28
觉悟.....	47
我們的工厂.....	60
把一切獻給党.....	80
轉移.....	90
反扫蕩.....	105
第二次負伤.....	117
新任务.....	131
制造枪榴彈.....	153
拆定时炸彈.....	168
我們的平射炮.....	178
第三次負伤.....	192
病室里的生活.....	211
真挚的友誼.....	227
永远前进.....	246

## 童 年

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。

听父亲說，我們老家在湖北，沒有田地，窮得連瓦也沒一片。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。父亲从小四处流浪，做过店鋪学徒，做过苦工，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，当一名記帳的小職員，从此就在这里安下了家。

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，矿工們都叫它安源山。山上山下，长滿茂密的树木。山腰上，烟囱林立，日夜噴吐着黑色的烟云，炭粉把青山綠树都染黑了。連綿不断的高山，包围着这座矿工城。

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里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我听到过許多关于矿井的传说：老年人們說那里藏着宝物，誰能得到宝物，誰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說那里暗无

天日，有一天太陽照進了礦井，人們就不再受窮受苦。這使我非常好奇，我常常想：

“能進去看看嗎？”

可是，母親不斷地囑咐我說：

“煤窖口小孩可不能進去啊，進去就出不來了！”

這許多事物，在我都是無法理解的。我象一只初出窠覓食的小鳥，成天在礦山上跑來跑去，尋找着新奇的东西。我真想把自已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弄個明白。

離家門口不遠的大路旁，煤車一溜溜地從橫窗口運到洗煤廠。我喜歡學工人叔叔們的樣子推煤車，弄得滿身大汗；有時趁工人叔叔不注意，鑽進了空煤車，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。我羨慕刷洗煙囪的工人們的勇敢，也想冒險嘗試一下，抓着煙囪上的鐵環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。弄得滿臉煤灰，鞋破了衣服。回到家裏，惹得媽媽生氣，也惹得爸爸責備媽媽對我管教不嚴。

有一天，父親買了一隻鴨子，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。哥哥說鴨子會浮水，不沉底，我一心要試一



試，趁着媽媽沒看見，我悄悄地解開繩子，抱起鴨子，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，鑽過了欄杆，把鴨子丟進噴水池里。

噴水池是洋灰砌的，池里都是發電廠排出的熱水。水流涌過粗大的鐵管，噴到半空，又倒泄下來，發出悶雷一樣的響聲，鴨子在池里吓得亂竄。父親把我拖回家去，照例打了一頓。我心里覺得很委屈，難道看看鴨子浮水也錯了嗎？

第二天，父親下班回家，帶來一個新書包，一本新書，把我叫到跟前說：

“你在家調皮总算調够了，今年六歲啦，該上學了，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書去！”

讀書，我也願意。哥哥們都上了小學，我一直很羨慕。可是父親偏不讓我和哥哥們一起。父親對我說：

“得找個厉害先生管管你！”

媽媽給我換了新衣服，用手帕包了一對蠟燭三支香，拜托鄰家的張大媽送我去后山上學。

胡老先生一看來了新學生，馬上換了一件長衫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首。牆上貼着一張大紅紙，寫

着“天地君亲师”。张大媽忙着点起蜡烛和香，吩咐我：

“快拜老师！快磕头！”

“又不过年，干嘛要磕头呀？”

张大媽不回答，硬按着我磕了三个头。

在这里讀書很枯燥。整天念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意思一点不明白，先生也从不解释。你要問他，他就瞪眼。

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，听见围墙里的嗡嗡声，就不由地放慢了脚步。脑子里时刻想：机器是什么样子？它为什么这样叫呢？……应该去看看！

一天，我照例背了書包去上学，一出家門，就跑上后山，把書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。然后，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围墙門口，趁警察不注意，溜了进去。

我随着机器的响声，輕手輕脚走进了打风房。那庞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，巨大的飞輪飞快地旋轉着，直閃白光。我走近围着机器的銅栏杆，两眼盯着机器出神。

一个人一把抓住我。

“小家伙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个司机工人。他那笑眯眯的样子，叫我放心了。

“叔叔，你告诉我，推机器的人躲在哪里？”

他用棉纱擦了一下油手，摸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什么推机器？”

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说：

“你这小傻瓜，这哪里是人推的，是汽，懂吗？”

他看我那副失望的样子，有些惋惜地说：

“不要紧，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。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？机器是人造的，你要它怎么着，它就怎么着。”

从这时候起，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。它不吃飯，也不休息，老是轟轟隆隆地忙碌着。可是最奇怪的还是工人，他能讓机器听他的话，还能造机器，这真了不起！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——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。

从此，我更不喜欢坐在冰冷的書房里，讀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書本了。我恨不得天天和那些机器作伴。每天早晨，我照例把書包挂到

树枝上，开始了新的探险；晚上，带着新奇的知識按时回家。机器占据了整个的心，甚至夜里做梦也全是机器。我的秘密很快被母亲发觉了，她又托张大媽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。

“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？”先生問我。

“看机器去了。”

“我叫你去！我叫你去！”

他一手死死擰着我的耳朵，掙也掙不脫，疼得我抱住了先生的大腿直轉圈子。

“看机器有什么不好呢？偏要擰耳朵。”我想。

晚上回家，我气得連飯也吃不下。父亲問：

“你的耳朵怎么啦？”

“老师擰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逃学！”媽媽在旁邊說。

“看机器去了，不是逃学。”我覺得媽媽不公平。

“笨！你逃学去看机器，擰耳朵不冤枉！”父亲說。

这一夜，耳朵肿了，疼的要命。媽媽用凉手巾

給我捂着。我側着身子睡，一聲也不叫。

第二天，父親領着我，去找胡老先生。

“胡老師，我這孩子太調皮，你要好好管教他。不過，擰耳朵要兩只都擰，擰完那個，再擰這個。象這樣一個大一個小，多難看！”

“好吧，叫他明天別來就算了！”先生冷冰冰地板着面孔，不教我了。

就這樣，我離開了私塾。學校半路也進不去。媽媽常為這事发愁：

“你這樣下去，怎麼是好啊！”

“不要緊，媽媽。將來我要當工人，造機器，開機器！”

我跑遍了整個礦山。電車廠，煤車廠，發電廠，打風房，鍋爐房，升降機房，都是我經常拜訪的地方。我成天在車間里混，常常連飯也顧不得回去吃。

父親的老同事毛師傅，是修車廠的老車工，我再三請求他帶我去玩。他說：

“你聽話不聽話？”

“帶我去吧，一定聽話！”

我們走進了修理廠。幾百部加工機械——車床，刨床，鑽床，許多特別的工作母機，都整齊地排列着。頭頂上的起重機，拉着沉重的機件來回走動。這裡修理全礦山的機器，也製造機器。這裡的機器也和我以前看見過的完全不同，以前看見過的打風機、發電機，我都不太了解它們為什麼要那樣旋轉。而這裡的刨床，旋床，我却能夠看見它們工作的結果。成塊的鋼料卡在床子上，機器一動，一剝一層皮，就變成了光亮亮的機件。在鍛造間里，起重機從爐里拖出通紅的鋼鐵，喂進了蒸汽錘里，汽錘猛烈地打擊大鐵塊，火花四射，光彩奪目，比煙火還美。在工人手里，不管怎樣堅硬的鋼鐵都變得非常馴服。什麼時候我也能象他們一樣，站在車床旁邊干活呢？我真盼望自己快些長大，做個工人！

在那一邊，工人們拿着鋼的工具刀，在旋轉的砂輪上一碰，便噴射出五彩的火花，刀子很快就鋒利無比。我想起前幾天為了造一枝玩具槍，把廚房里的菜刀砍壞了，惹得媽媽天天埋怨。这回可好了，把菜刀拿來磨快，讓媽媽喜歡喜歡。

第二天，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，进了車間。趁人家不注意，拿出菜刀就往砂輪上碰，不料火花一閃，菜刀脫了手，几乎砍在脚上，右手震得发木，瞪着眼直发楞。

毛师傅发觉了，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，替我磨好，責备我說：

“你再乱动手，就不許你来了，这是好玩的嗎？”

他看見我那伤心的样子，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說：

“孩子，你还小哩……”

我非常尊敬毛师傅。心想：象毛师傅那样的人，都是些特別的人，机器不敢不听他們的話。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們那样的本事呢？

跟工人叔叔們混熟了，他們送我一些小錘、小凿子、小銼刀，我很爱这些礼物，因为我知道，他們送我这些东西，就是要我把自己也鍛炼成象他們一样的人。

到秋天，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級，每天同哥哥們去上学，念“大狗叫小狗跳”。但是心里老記挂着

机器，上学时，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。

这学校是教会办的。每天早晨的第一课，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。许多孩子受不了，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，祷告开始了，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；等上课钟响了，再爬进来。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。日子一长，训育主任杨鬍子发觉了，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，堵着洞口，每人给了五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。

大考结束后，成绩单送到家里。哥哥们都升了级，我的功课不好，留级一年。

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。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：

“你打算留级留到鬍子白吗？”

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，在我面前摆来摆去。他们一走过来，我就闭上眼睛。可是心里很难过，我决心洗刷这种羞耻。

这年冬天，我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。虽然还是想念车间，我终于约束住了自己，伏在书桌上，用心静养。



第二年，我升級了，考試分數超過了二哥。到二年級大考，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。父親逢人就夸奖我們有出息。

但是我并沒忘記要做一個工人。我在工廠外面的渣子堆里拾來一些碎鐵片、洋釘和鐵絲，又找到一個罐頭盒子。我把樹枝切斷，卡在罐頭盒口上，兩頭釘上小洋釘，在小樹枝中間扎一根長繩，做成了一隻打水吊桶。

我跑到一個水池旁，肚子伏在欄杆上，把小桶投進水里，可是它不肯下沉，我猛地向前一撲，想趁勢打上水來，誰知兩腳騰空，一頭栽進池里去了。我剛張口叫喊，一股水灌進了肚子，一喘氣，鼻子里又吸進一股水，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，急得我在水里亂抓亂滾。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了上來，他照我頭上打了兩巴掌，說是有冤魂附體。

老陶把我放倒在地，一手頂着我的肚子，一手把我的頭往下按，控出了許多黃水。

他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就送我回家。父親照例又打了我一頓。